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古文集成卷六十四　　宋　王霆震　編

前壬集三

圖

兼山傳家學九圖

郭雍字子和燕山先生忠孝丘之之子燕山傳易於伊川雍傳其學畫為九圖

性善圖　郭氏

善惡萌於心已非性也方其未萌之初性之所有不可

得而言故孟子名之曰善即孔子子思謂之中與誠是也性善之後方流為善惡既曰善惡則非性善之善矣性善葢赤子之心也天命之性也喜怒哀樂未發之時也故人有善惡而性無之言性惡善惡混者是言人也非論性也孟子所以力明性善者盖謂學者必先明知性之善胷中無疑然後道可進若疑其為善惡則道不可得而進矣荀揚葢見善人惡人而論之非知論性者也伊川曰孟子言性善盖極本窮源之理故此為入道

之始善者性也善惡性之流見於外者也

克已圖　郭氏

學有二道曰不失赤子之心曰求其放心放心盖已失之心所謂求其放心者復也求之而不能復者欲勝也故克之而後復復克皆內事克彼人欲復此天理也凡性分之內有害吾性善矣於作偽自私者皆人欲也孔子告顏淵之克已盖克非禮之欲而復非欲之理也顏子不遠復進此道也謝先生論立已與物之際即是言

外事其說本於躬自厚故齊物我此葢續西銘廣大一說又非孔子告顔淵者也

浩然圖　郭氏

養浩有二道曰不動心曰充不動心用力難而效速充者用力易而效遲充有不至者矣不動心無不至者也觀孟子養浩然之氣二者葢兼之矣不動心又有養心之道曰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孔子於易之乾明大人之道則知大者乾道也至孟子又明

其養心之道而曰塞于天地之間豈欺我哉養大即浩然也所養反是皆為小人大小所養於内者也大人小人成於外者也

无妄圖 郭氏

无妄即誠也在易曰无妄至孔子又言及中庸而後言誠又至孟子則曰性善皆一也然无妄有動象故又為誠之見於有為者如是則誠然後无妄矣以其本善故誠以其誠故无妄又為三者之序不誠則妄矣天人之

分其間不能以寸伊川曰動以天故无妄動以人欲則妄矣

大畜圖　郭氏

健為天德大畜止健畜天德也故彖曰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不能畜天德則見於有為者不能无妄故天德止於大畜而動於无妄也序外曰有无妄而後可畜是為交相養之道則知无妄者動亦无妄靜亦无妄而大畜一於止矣

艮止圖

郭氏

艮止也天下之欲無窮而人每患於不能止者葢不知無欲之地而止之也止於無欲之地所謂艮其背也人之耳目口鼻皆有欲也至於背則無欲矣内欲不動則外境不入是以行其庭不見其人也不獲其身止於止矣不見其人止於行矣内外兼止故人欲自滅而天理固存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艮其背之義乎自一身之外言之庭與四海皆一也聖人舉而措之天下謂

之事業皆行其庭之事也此道可明以理不可窮以辭即所謂中庸之道也

誠明圖 郭氏

誠明有後先無內外異體而同功者也自源委流曰誠明因流窮源曰明誠用力多寡有至有不至則異而誠足以養明明足以養誠則一而已自誠而明生而知之安而行之也自明而誠學而知之利而行之也誠明相須以成功猶陰陽晝夜闕一不可孟子不動心近誠明

擴而充之近明誠

盡性圖 郭氏

人不能盡性者非不及於性也常過之也且飢而欲食寒而欲衣此天命之性也欲食者止於飽欲衣者止於煖是之謂盡性乃若過之則飢必食膏粱寒必衣文繡窮極人欲則天理滅矣以我飢而食也必思天下之人飢而皆食以我寒而衣也必思天下之人寒而皆衣如此則人之性盡矣故孟子之論至於五十者衣帛七十

者食肉黎民不飢不寒養生送死無憾盖明盡人性之道也數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時入山林則物亦盡其性矣此自飢寒衣食言之則盡性之道皆可類推是以天地之大雖能生物實不能衣食繁息之衣食繁息使各遂其生是聖人賛化育盡其性之功也觀孔子之盡性盖始於絶四孟子之盡性盖始於不動心前所謂克復養浩无妄大畜艮止誠明皆欲盡其性善也性盡則功成矣三者盡則參天地豈曰小補之哉

光明圖

郭氏

能盡其性盡人物之性則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矣學者成始成終之道也故曰成言乎艮然此特由學者成已成物時止時行而論也極動靜之道蓋不可得而盡言雖天地之大其為光明亦不外此

古文集成卷六十四

古文集成卷六十五　　宋　王霆震　編

前壬集四

解

獲麟解　昌黎

東萊批　字少意多文字立節所以甚佳其抑揚開合只主祥字反覆作五段說

歟齋批　自先秦雅訓之書不復作而學者溺於浮靡之習韓愈氏以古文起八代之衰至今天下師承之此無他蓋其立意精嚴措辭簡古鋪叙緻結句法圓轉如走盤之珠後世雖

有作者未易造其閫域且以獲麟解言之自首及末立為五段抑揚開合皆以祥字為主字雖少而意則多反覆玩味使人一唱而三歎耳

澹庵獲麟說已見說類　全篇東萊批註

麟之為靈昭昭也起得好先立此一句詠於詩承得上好○周南麟之趾云云書於春秋哀十四年春西狩獲麟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公羊傳麟者仁獸也鶡冠子麟者盖元枵之精也廣雅麟者含仁懷義行步中規折旋中矩謂此類也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為祥也此見昭昭處然麟之為物難不畜於家不恒有於天下其為形也不類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

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為麟也角者吾知其為牛鬣者吾知其為馬造語○蘇文樂論學此下句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為犬豕豺狼麋鹿作文大抵兩句短須一句長者承惟麟也○序前意盡說不祥不可知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雖然說祥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為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為不祥也又曰意高○百尺竿頭進一步麟之所以為麟者以德不以形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哉

進學解 昌黎

本傳云公再為國子博士既才高數黜官又下遷乃作進學解以自喻執政奇其才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時元和八年三月二十三日也

斆齋云樊曰進學解出於東方朔客難揚雄解嘲而公過之

又云孫樵曰韓吏部進學解玉川子月蝕詩莫不拔地倚天句句欲活讀之如赤手捕長蛇不施鞚勒騎生馬急不得暇莫不捉搦

迂齋云設為師弟子詰難之辭以伸其已意機軸自揚雄解嘲班固賓戲來

全篇迂齋批註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設為國子先生之辭

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兇邪登崇俊良占小善者率以録名一藝者無不庸爬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幸字有含蓄）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于列者曰（設為弟子之辭）先生欺余哉弟子事先生于兹有時矣先生口不絶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鈎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

繼晷常矻矻以窮年（一作兀兀）先生之業可謂勤矣觝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一有有字）勞矣沈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為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録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趙作德）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於敢為長通於方左右其（一作且一作具）

宜先生之於為（一無為字）人可謂成矣然而轉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疐後動輒得咎暫為御史（下字不苟）遂（一作逐）竄南夷三年博士冗不見治（平聲舊史三年博士作三為博士按公貞元壬午授四門博士元和丙戌為國子博士丁亥分教東都生壬辰自職方員外郎為國子博士凡四為博士矣此先言暫為御史繼言三為博士拜御史在癸未歲自丙戌後三歷此官也若云三年則自元年夏赴名至四年春尚為博士首尾已四年矣玉川子有常州孟諫議座上聞韓員外貶國子五首云國學大頻頻謂此也）命與仇謀取敗幾時冬暖而兒號寒年登而妻啼飢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為先生曰吁

設為之對子來前夫大木為宗音盲爾雅宗廇謂之梁屋大梁也細木為桷欂櫨音博盧侏儒梠音隈戶樞闑魚列切門閑爾雅在地謂之臬佳即門橜也店徒點切廣韻閑門也又音琰聲類㡁又作店閾壯也楔音屑爾雅注門兩傍木各得其宜一作施以成室屋者匠氏之功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為妍卓犖一作犖犖為傑校短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歸之宰相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以孟荀相形轍環天下卒老于行荀卿守正一作宗王大論一作倫

以興逃讒於楚廢死蘭陵史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懷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是二儒者吐辭為經舉足為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於世何如也含不盡之意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繇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平聲其中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修而不顯於衆猶且月費俸錢歲靡平聲廩粟比之孟荀自謂是矣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踵常途之役役一作促促窺陳編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兹非一作非其幸歟動而得

謗名亦隨之投閑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財賄之有亡計班資之崇庳音卑忘量已一作已量之所稱去聲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音弋莊子求狙猴之杙者斬之注杙橜為楹而訾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狶苓也應前醫師匠氏之句　楚人呼猪為狶狶苓乃猪苓也昌陽昌蒲以一寸九節久服延年

擇言解 昌黎

火洩於窑而為用且大能不違於道可燔可炙可鎔可甄以利乎生物及其放而不禁反為災矣水發於深而

為用且遠能不違於道可浮可載可飲可濯以濟乎生物及其導而不防反為患矣言起於微而為用且博能不違於道可化可令可告可訓以推於生物及其縱而不慎反為禍矣火既我災有水而伏其焰能使不陷於灰燼矣水既我患有土而遏其流能使不仆於波濤矣言既我禍即無以掩其辭能不罹其失者亦鮮矣所以知理者又焉得不擇其言歟其為慎而甚於水火

通解　昌黎

今之人以一善為行而恥為之慕達節而稱夫通才者多矣然而脂韋汩沒以至於老死者相繼亦未見他人之稱其豈非害教賊名之術歟且五常之教與天地皆生然而天下之人不得其師終不能自知而行之矣故堯之前千萬年天下之人促促然不知其讓之為美也於是許由哀天下之愚且以爭為能迺脫屣其九州髙揖而辭堯由是後之人竦然而言曰雖天下猶有薄而不售者況其小者焉一作乎下同故讓之教行於天下許由

之為師也自桀之前千萬年天下之人循循然不知忠之易其死也故龍逢哀天下之不仁覩君父百姓入水火而不救於是進盡其言退就其割烹故後之臣竦然而言曰雖萬死猶有忠而不懼者況其小者焉故其忠之教行於天下由龍逢之為師也自周一作殷之前千萬年渾渾然不知義之可以換其生也故伯夷哀天下之偷且以殭則伏食其葛薇逃山而死於是後之人竦然而言曰雖餓死猶有殭一作死又作義而不懼者況其小者焉

故義之教行於天下由伯夷之為師也是三人俱以一身立教而為師於百一有字千萬年間其身亡而其教存於扶持天地而功亦厚矣嚮令三師恥獨行慕通達則尭之日必曰得位而濟道安用讓為夏之日必曰長進而否退安用死為周之日必曰和光而同塵安用餓為若然者天下之人促促然而爭循循然而佞渾渾然而偷其何懼而不為哉是則三師生於今必謂偏而不通者矣其可不謂之大賢人哉嗚呼今之人其慕通達之為

弊也且古聖人言通者盖百行衆藝備於身通而行之者也今恒人之言通者盖百行衆藝闕於身而求合者也是則古之人言通者通於道義今之人言通者通於私曲其亦異矣將欲齊之者其由矜（一作不由）糞丸而擬質隋珠者乎且令今父兄教其子弟者曰爾當通於行如仲尼雖愚者亦知其不能耶曰爾尚力一行如古之賢雖中人亦希其能矣豈不由聖可慕而不可齊邪賢可及而可齊也今之人行未能及乎賢而欲齊乎聖者亦

見其病矣夫古人之進修或幾乎聖人今之人行不出乎中人而恥乎力一行為獨行且曰我周通同如聖人彼其欺心耶吾不知矣彼其欺人而賊名耶吾不知矣余懼其說之將深為通解

文之章解 韋籌

垂日月所以為天也光盛而形物于地備禮樂所以成人也言成而著訓于簡非是而光者燭龍爟火亦光矣非是而言者狂童詖子亦言矣故定曰天文曰人文自

文之于地之于簡者章也然而文在帝則簡在史是以堯文思章于典舜文明亦章于典文王性堯舜之文也文治于西伯章于詩易仲尼性堯舜文王之文而弗帝弗伯也盛章于禮樂經記回性仲尼之文也文不及章偃商學仲尼文而之于人也故樂章武城民而經章魏國君伋性其祖者也參以學而章于中庸軻性伋者也勤其道而章于七篇由偃至軻無有禮樂者乎是皆由人文而章者也未見不由而章者也人視影於地者仰

而見爝火而不見日月必曰非天文之章也視辭章於簡者久而見狂濫而不見禮樂則不曰非人之文章也浸有不自文而章已降諸國卿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使章不自人文也天下孰觀而孰化

仲尼不歷聘解盛均

學者多稱仲尼歷聘不遇吾謂仲尼觀禮行道不歷聘不遇吾謂仲尼觀禮也夫二國交驩曰聘以臣使於君亦曰聘男輸財於女國駕帛於士皆曰聘故無財與無

君國之命不曰聘也當德蝕衰周道徂七國盖仲尼傷禮樂不起是以學韶於齊求師於周將欲鑄義以鏡國張仁以羅俗使明筍為宗資也且去魯適衛盖辭在於仕矣自宋之鄭殆非臣矣絶糧於陳蔡亦無財矣官至司冦果不為士安謂聘哉吾聞夫子觀夏道則之杞觀殷道則之宋較是而言雖他國可知也安謂歷聘哉

工器解 程晏

匠刀者不必自用割匠弓者不必自用射善為器而已

善割者不必善匠刀善射者不必善匠弓善用人之器而已庖丁豈自鍛而後操之耶由基豈自斵而後射之耶然則匠刀者不嫉庖丁之解匠弓者不嫉由基之中業已之為器而懼刃之不利弦之不勁也我器既利既勁稱彼之用是器得其所又何嫉哉蕭張為漢之器既利既勁矣不嫉漢祖之能刃我而解羽弦我而中羽天下是業已之為器也反是者所謂已匠刀不欲人之善割已匠弓不欲人之善射然則器安適乎范增之器也

既利既勁矣鴻門之言不用羽非善割善射者終不能用其器也是器豈嫉人也哉痛器之失其所也是言也不足為儒者道用警乎貪民嫉上之臣也

人旱解 戚均

涒灘歲越垠曠旱塞諸陽遷市不雨祈山川庶神又不雨觴土龍舞巫覡愈不雨或言邦有術人能捕退龍而謀之昔歲嘗然農剩其澤及名術人至而旱色如故太守怒亟命擒之術人遁去矣其遺囊有書一幅目曰人

旱旱有三曰天旱國旱人旱曷為天旱蹇陽肆凶下土
祇慎雖六七歲黎人不飢曷為國旱君道熾災德涸仁
枯貪風暴氣蒸為時癘曷為人旱邦燬其政吏賊其行
千里人心燥不為陰夫天旱求諸仁仁洽而時豐國旱
求諸德德潤而澤流人旱求諸政政清而俗阜今貨遊
於上利黷於下百姓焦愁結成狠暑所謂人旱者也邦
守不清其政而逮龍貸雨是猶乘撵適海豢羊望翼於
何可冀乎太守得書增慤是歳自正月不雨至于五月

明年殍死者數千人而太守亦以財禍

古文集成卷六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古文集成卷六十六至六十九

詳校官中書臣沈䬊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卜惟吉

謄録監生臣汪存堉

古文集成卷六十六　　宋　王霆震　編

前壬集五

辯

桐葉封弟辯　柳子厚

說苑君道篇成王與唐叔虞燕居剪梧桐葉以為珪而授唐叔虞曰余以此封汝唐叔虞喜以告周公周公以請曰天子封虞耶成王曰余與虞戲耳周公對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工誦之士稱之於是遂封唐叔虞於晉周公旦可謂善說矣

東萊批此一篇文字一段好如一段大抵做文字須留好意思在後令人讀一段好一段

全篇東萊批注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汝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此一段只是叙事吾意不然難王之弟當封邪開二段說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耶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以地以人與小弱者為之主其得為

聖乎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又難必從而成之也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自設有不幸止何若難得倒處大抵難文字須難得倒譬如爭訟須爭得倒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為病前既難倒須說正理此幾句却是正理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況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破得好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為之辭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意思好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警策且

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况號為君臣者耶是直小丈夫趹趹者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結束委蛇曲折有不盡意不指定史佚又設一難在此○史晉世家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為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君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書之樂歌之於是封叔虞於唐

諱辯　韓昌黎

東萊注洪曰李賀父晉肅邊上從事賀年七歲以長短之製名動京華時愈與皇甫湜覽賀所業奇之會有以晉肅行上言者二公因連騎造門請見其子既而總角荷衣而出面試

一篇承命欣然旁若無人仍目曰高軒過二公大驚命係鑣而還所居親為東髮年未弱冠丁内難他日舉進士或謗賀不避家諱文公特著諱辯一篇又幽閑鼓吹云賀以歌詩謁愈愈送容出歸極困解帶旋讀之首篇鴈門太守行云黑雲壓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鱗開却插帶急命邀之又云張昭論舊君諱云周穆王諱滿至定王時有王孫滿者厲王諱胡至莊王之子名胡其比衆多退之諱辯取此意

全篇東萊批註

愈與進士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為是勸之舉者

為非聽者不察和而唱之同然一辭皇甫湜曰一有若不明白字子與賀且得罪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徵不稱在言在不稱徵是也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雨丘與蓲音丘烏蓲草名詩音義江東呼為烏蓲之類是也記曲禮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註為其難辟也嫌名謂音聲相近若禹與雨丘與蓲也偏謂二名不一一諱也孔子云母名徵在言在不言徵言徵不言在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為犯二名律乎為犯嫌名律乎父名晉一有肅字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為人乎議論夫諱始於何時作法

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引古人證一篇之意周公作詩不諱謂文王名昌武王名發若曰克昌厥後又曰駿發爾私則不諱也孔子不偏諱二名若曰宋不足徵又曰某在斯春秋不譏不諱嫌名者若衛桓公名完康王釗音昭康王名書用敬保元子釗之孫實為昭王曾參之父名晳曾子不諱昔若曰昔者吾友又曰裼裘而弔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杜操字伯度曹魏時人以其名同武帝故因以其字呼之又去其伯字呼為杜度此其子宜如何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者乎漢諱武帝名徹為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為其字也諱呂后名雉

為野雞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為其字也今上章及詔不聞諱滸勢秉機也此引事一段盡是不諱嫌名說○滸近太祖廟諱勢近太宗廟諱秉近代宗廟諱機近玄宗廟諱惟臣官宮妾乃不敢言諭機以為觸犯以諭為近代宗廟諱以機為近玄宗廟諱士君子立言行事宜何所法守也承上段有力抑彼揚此以將要收歸周孔曾參事且問起何所法守句已含周孔曾參意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稽之以國家之典賀舉進士為可耶為不可耶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收意不露今世之士不務行曾參周公孔子之

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曾參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亦以人情反說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曾參乃比於宦官宮妾則是宦官宮妾之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耶警策有力

辯姦 老泉

東都事畧云嘉祐初王安石名始盛歐陽脩勸洵與之游而安石亦願交於洵洵曰吾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天下患乃作辯姦云云後十年安石用事其言乃信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靜者為能見微而知著

月暈而風礎潤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勢之相因其疎闊而難知變化而不可測者孰與天地陰陽之事而賢者有不知其故何哉好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昔者山巨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以吾觀之王衍之為人也容貌語言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不忮不求與物浮沈使晉無惠帝僅得中主雖衍千百何從而亂天下乎盧杞之姦

固足以敗國然不學無文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語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從而用之由此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今有人暗說安石口誦孔老之書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為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很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為一人也其禍豈可勝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巨盧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安石嗜讀書多不及梳裹盥漱故云

然此豈人之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姦慝豎刁易牙開方是也史齊世家威公問誰可相者管仲曰易牙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開方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豎刁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威公用三子三子專權以蓋世之名而濟其非常之惡雖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將舉而用之其為天下之患必然無疑者非三子之比也孫子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則吾言為過而斯人有不遇之歎孰知其禍之至於此哉不然天下被其禍而吾獲知言之名悲夫

辯謗　徂徠

余讀青州劉槩韓吏部傳論曰憲宗迎佛骨羣臣無敢言者獨吏部論之走南荒八千里此豈利於身利於道也介於此知吏部之功也潮陽之湫鱷魚爲害潮人患之吏部至投文以逐之一夕盡去鱷魚厥性暴戾無識猶感其化而去焉使吏部立巖廊輔元首施其道而化天下之暴戾無識復有如鱷魚者乎必無也鱷魚可化況於人乎介於此知吏部之道也曰使史臣謂排釋老

於道未大不知大其道者復何也介於此知吏部之尊也曰諱辯其旨不獨為賀也有激於時爾凡人怠於敦孝而亟於避諱甚無取也介於此知吏部之孝也曰緜無德於民猶有靈於晉國宗元有德於民豈無靈於羅池者乎吏部碑之何所不可介於此知吏部之是也曰平蔡碑非不善也信一婦人而磨之焉知實録不類蔡碑介於此知吏部之受誣也則是吏部之誣由縣而後釋吏部之道由縣而後明縣亦可稱為端直士矣天聖

四年秋詔郡國舉進士時故諫議大夫滕公涉守青州謂縣能明吏部之道特為首送縣少則為古文専意聖人之道性僻野以介特自守常居深山中或逾年一下山未嘗一造權豪門先兩為青州舉送以是名字不得髙至是首送青人皆大怒滕之所為以滕不知人或謂縣有化丹砂為黄金術滕意得之特為首送或以為縣恃當塗力故得首送滕於是被此謗噫八九年矣介昨自整亂書得縣韓吏部傳論讀之知吏部之大道知縣

之名不虛得知滕之被謗噫吏部之道二三百年得劉騤伸之劉騤之名二三十年得滕公發之滕公之謗八九年得石介明之故作辯謗云

忠辯　澹庵

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曹劌曰忠之屬也古之言忠者多矣未有以情為忠者余嘗事斯語矣曾子曰自吾母而不用吾情則何所用其情哉語曰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大哉情乎君臣父子凡弟朋友無所不用

其情情苟至焉不欺於君不欺於親不欺於兄弟不欺於朋友一有不情而欺罔無所不至矣遂至欺其君親欺其兄弟朋友夫欺為不忠則不欺者為忠矣非必如龍逢比干殺身然後為忠非必如扣閤排闥伏蒲折檻血濺御衣血汙車輪血流殿階然後為忠使必如是而後為忠其間容有不情而為之如隱剌之亂數進忠策者非至誠愛君憂國者也古之君子在廟堂之上則憂其民出一言而澤被天下情乎愛民者也處江海之遠

而憂其君出一言而中時病情乎愛君者也杜子美崎嶇江湖其身不能一日嚴廊之上拾遺補闕未之聞也徒以片言半辭有閔時憂國之心史臣正色稱之曰情不忘君世推其忠余然後廢卷而歎知發乎情者之為忠而不情者之非忠也

石鼓辯 歐公

韓退之石鼓歌云周綱陵遲四海沸宣王憤起揮天戈大開明堂受朝賀諸侯劒佩鳴相磨蒐于岐陽騁雄俊萬里禽獸皆遮羅鐫功勒成告萬世鑿石作鼓隳嵯峨云云

石鼓文在岐陽初不見稱於前世至唐人始盛稱之而韋應物以為文王之鼓至宣王刻詩爾韓退之直以為宣王之鼓在今鳳翔孔子廟中鼓有十先時散棄于野鄭餘慶置于廟而亡其一皇祐四年向傳師求於民間得之十鼓迺足其文可見者四百六十五磨滅不可識者過半余所集録文之古者莫先於此然其可疑者三四今世所有漢桓靈時碑往往尚見在其距今未及千歲大書深刻而磨滅者十猶八九此鼓按太史公年表

自宣王共和元年至今嘉祐八年實千有九百一十四年鼔文細而刻淺理豈得存此其可疑者一也其字古而有法其言與雅頌同文而詩書所傳之外三代文章真蹟在者惟此而已然自漢以來博古好奇之士皆畧而不道此其可疑者二也隋氏藏書最多其志所録秦始皇刻石婆羅門外國書皆有而獨無石鼔文遺近録遠不宜如此此其可疑者三也前世傳記所載古遠奇怪之事類多虛誕而難信況傳記不載不知韋韓二君

何據而知為文宣之鼓也隋唐古今書籍粗備豈當時猶有所見而今不見之邪然退之好古不妄者余姑取以為信爾至於字畫亦非史籀不能作也

怪竹辯　歐公

謂竹為有知乎不宜生於廡下謂為無知乎乃能避檻而曲全其生其果有知乎則有知莫如人人者萬物之最靈也其不知於物者多矣至有不自知其一身者如駢拇枝指懸疣附贅皆莫知其所以然也以人之靈而

不自知其一身使竹雖有知必不能自知其曲直之所以然也竹果無知乎則無知莫如枯草死骨所謂蓍龜者是也自古以來大聖大智之人有所不知者必問於蓍龜而取決是則枯草死骨之有知反過於聖智之人所知遠矣以枯草死骨之如此則安知竹之不有知也遂以蓍龜之神智而謂百物皆有知則其他草木瓦石叩之又頑然皆無所知然則竹未必不無知也由是言之謂竹為有知不可謂為無知亦不可謂其有知無

知皆不可知然後可萬物生於天地之間其理不可以一槩謂有心然後有知乎則蚓無心謂凡動物皆有知乎則水亦動物也人獸生而有知死則無知矣蓍龜生而無知死然後有知也是皆不可窮詰故聖人治其可知者置其不可知者是之謂大中之道

古文集成卷六十六

古文集成卷六十七　　　宋　王霆震　編

前壬集六

辯

皇極辯　晦庵

洛書九數而五居中洪範九疇而皇極居五故自孔安國訓皇極為大中而後之諸儒莫有以為非者予嘗考之皇者君之稱也極者至極之義標凖之名常在物之

中央而四外望之以取正焉者也故以極為在中之至則可而直謂極為中則不可若北辰之為天極屋棟之為屋極其義皆然而周禮所謂民極者於皇極之義為尤近覲今之說者既誤於此而並失於彼是以其說展轉迷謬而終不能以自明也即如舊說姑亦無問其他但於洪範之文易皇以大易極以中而讀之則所謂惟大作中大則受之之屬為何等語乎故予切獨以為皇者君也極者至極之標準也人君以一身立乎天下之

中而能修其身以為天下至極之標準則天下之事固莫不協於此而得其本然之正天下之人亦莫不觀於此而得其固有之善焉所謂皇極者也是其見於經者位置法象蓋皆本於洛書之文其得名則與夫天極屋極民極者皆取居中而取極之義初非指中為極也則又安得而訓之哉曰皇建其有極者言人君以其一身而立皇極之標準於天下也曰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者言人君能建其極而於五行焉得其性於五事焉

得其理則固五福之所聚而又推以化民則是布此福而與民也曰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者言民視君以為至極之凖而從其化則是以此福還錫其君而使之長為天下之標凖也曰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者言民之所以能若此者皆君之德有以為至極之標凖也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者言君既立極于上而民之從化或有遲速深浅之不同則其有謀為

操守者固當念之而不忘其不能盡從而未底於大戾者亦當受之而不拒也曰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者言人有能革面而以好德自名雖未必出中心之實亦當教以修身求福之道則是人者亦得以君為極而勉其實也曰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者言君之於民不當問其貴賤强弱而欲其有以進德故其有不能者必皆使之勉進其行而後國可賴以興也曰凡厥

正人既富方穀汝不能使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者言欲正人者必先有以富之而後納之於善若不能使之有所顧於其家則此人必將陷于不義而不復更有好德之心矣至此而後始欲告之以修身求福之說則已緩不及事而其起而報汝惟有惡而無善矣盖人之氣禀不同有不可以一律齊者是以聖人立極於上者至嚴至密而所以接引於下者至寛至廣雖彼之所以趨於此者遲速真

偽才德高下有萬不同而吾之所以應於彼者矜憐撫奄懇惻周盡未嘗不一也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者言民皆不溺於已之私以從夫上之化而歸會于至極之標準也析而言之則偏陂好惡以其生於心者言也偏黨反側以其見於事者言之也遵義遵道遵路方會其極也蕩蕩平平正直者則已歸于極矣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者言人君以身為表而布命于天下則其所以為常為教者一皆循天之理而不異乎上帝之降衷也曰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者言民於君之所命能視以為教而謹行之則是能不自絕遠而有以親被其道德之光華也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者言能建其有極所以有作民父母而為天下之王也不然則有其位無其德不足以建立標準子育元元而履天下之極尊

矣天之所以錫禹箕子之所以告武王者其大指盖如此雖其奥雅深微或非浅聞所能窺測然嘗試以是讀之則亦坦然明白而無一字之可疑者但先儒昧於訓義之實且未嘗講於人君修身立道之本既誤以皇極為大中又見其辭多為含洪寛大之意因復誤認以為所謂中者不過如此殊不知居中之中既與無過不及之不同而無過不及之中乃義理精微之極有不可以毫釐差者又非含糊苟且不分善惡之名也今以誤認

之中為誤認之極不謹乎至嚴至密之體而務為至寛至廣之量則漢元帝之優游唐代宗之姑息皆是物也彼其是非雜揉賢不肖混淆方且昏亂陵夷之不暇尚何斂福錫民之可望哉吾意如此而或者疑之以為經言無偏無陂無作好惡則所謂極者豈不實有取乎得中之義而所謂中者豈不真為無所去就憎愛之意乎吾應之曰無偏無陂者不以私意而有所去就爾然曰遵王之義則其去惡而從善未嘗不力也無作好惡者

不以私而自為憎愛爾然曰遵王之道遵王之路者則其好善而惡惡固未嘗不明也是豈但有包容漫無分別之謂又況經文所謂王義王道王路者乃為皇建有極之體而所謂無所偏陂反側者自為民歸有極之事其文義亦自不同也邪必若子言吾恐天之所以錫禹箕子之所以告武王者上則流於老莊依阿無心之説下則溺於鄉原同流合汙之見雖欲深體而力行之是乃所以幸小人而病君子亦將何以立大本而序彛倫




哉作皇極辯

或問 附

或曰皇極之為至極何也予應之曰人君中天下而立四方面内而覲仰之者至此輻湊於此而皆極焉自東而望者不能過此而西也自西而望者不能踰此而東也以孝言之則天下之孝至此無以加以弟言之則天下之弟至此而無少過此人君之位之德所以為天下之至極而皇極所以得名之本意也故曰惟聰明睿智

首出庶物如所謂天下一人而已者然後有以履之而不疚豈曰含容寛裕一德之偏而足以當之哉客曰唯唯因復記于此以發前之未盡

皇極辯後 晦庵

莊子曰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莊子養生主篇云督舊以為中上文緣督以為經注李云緣順也督中也經常也蓋人身有督脈循脊之中貫徹上下見醫書故衣背當中之縫亦謂之督見禮記深衣篇注云皆中意也老莊之學不論義理之當否而

但欲依阿於其間以為全身避患之計正程子所謂閃姦打訛者也故其意以為為善而近名者為善之過為惡而近刑者亦為惡之過也唯能不大為善不大為惡而但循中以為常則可以全身而盡年矣然其為善無近名者語或似是而實不然盖聖賢之道但教人以力於為善之實初不教人以求名者自非為已之學盖不足道若畏名之累已而不敢盡其為學之力則其為心亦已不公而稍入於惡矣至謂為惡無近刑則尤悖理

夫君子之惡惡如惡惡臭非有所畏而不為也今乃擇其不至於犯刑者而竊為之至於刑禍之所在巧其途以避之而不敢犯此其計私而害理又有甚焉乃欲以其依違苟且之兩間為中之所在而循之其無忌憚益甚矣客甞有語予者曰昔人以誠為入道之要恐非易行不若以中易誠則人皆可行而無難也予應之曰誠而中者君子之中庸不誠而中則小人之無忌憚耳今世俗苟偷恣雎之論盖多類此不可不深察也或曰然

則莊子之意得無與子莫之執中者類邪曰不然子莫執中但無權耳盖猶擇於義意而誤執此一定之中也老莊之意則不論義理專計利害又非子莫之比矣盖迹其本心實無以異世俗鄉原之所見而其揣摩精巧校計深切則又非世俗鄉原之所及乃賊德之尤者所以清談盛而晉俗衰盖其勢有所必至而王通猶以為非老莊之罪則吾不能識其何説也既作皇極辯因感此意有相似者謾筆之於其後云

聲律辯 晦庵

五聲之序宮最大而沈濁羽最細而輕清商之大次宮徵之細次羽而角居四者之中焉然世之論中聲者不以角而以宮何也曰凡聲陽也自下而上未及其半則屬於陰而未暢故不可用上而及半然後屬於陽而始和故即其始而用之以為宮因其每變而益上則為商為角為變徵為徵為羽為變宮而皆以為宮之用焉是以宮之一聲在五行為土在五常為信在五事為思蓋

以其正當衆聲和與末和用與末用陰陽際會之中所以為盛若角則雖當五聲之中而非衆聲之會且以七均論之又有變徵以居焉亦非五聲之取正也然自其聲之始和者推而上之亦至於變宮而止耳自是以上則又過乎輕清而不可以為宮於是就其兩間而細分之則其别又十有二以其最大而沈濁者為黄鍾以其極細而輕清者為應鍾及其旋相為宫而上下相生以盡五聲二變之用則宫聲常不越乎十二之中而四聲

者或時出於其外以取諸律半聲之管然後七均備而一調成也黃鍾之與餘律其所以為貴賤者亦然若諸半聲以上則又過乎輕清之甚而不可以為樂矣蓋黃鍾之宮始之始中之中也十律之宮始之次而中少過也應鍾之宮始之終而中已盡也諸律半聲過乎輕清始之外而中之上也半聲之外過乎輕清之甚則又外之外上之上而不可為樂者也正如子時初四刻屬前日正四刻屬後日其兩日之間即所謂始之始中之中也然則聲自屬陰以下亦當黙有十二正變半律之地以為中聲之前段如子

初四刻之為者但無聲氣之可紀耳由是論之則審音之難不在於聲而在於律不在於宮而在於黃鍾蓋不以十二律節之則無以著夫五聲之實不得黃鍾之正則十一律者又無所受以為本律之宮也今有極論宮聲之妙而無曰黃鍾云者則恐其於聲音法制之間猶有所未盡也夫以聲音法制之粗而猶有未盡則雖有黃帝大舜之君伶倫后夔之佐亦如之何徒手而可以議大樂之和哉又有為宮當配仁之說者恐亦非是迹其所以蓋以仁當

四德之元而有包四者之義耳夫仁木行而角聲者也以之配宮則仁既不安而信亦失據然以爲可包四者則不害其有是理也夫五行之序木爲之始水爲之終而土爲之中以河圖洛書之數言之則水一木三而土五皆陽之生數而不可易者也故得以更迭爲主而爲五行之綱以德言之則木爲發生之性水爲貞靜之體而土又包育之母也故木之包五行也以其流通貫徹而無不在也水之包五行也以其歸根反本而藏於此

也若夫土則水火之所寄金木之所資居中而應四方一體而載萬物者也故孔子賛乾之四德而以貞元舉其終始孟子論人之四端而不敢以信者列序於其間盖以為無適而非此也是則宫之統五聲仁之包五常盖有並行而不悖者矣何必奪彼以予此然後快於其心哉

文辯 艮齋

禮始於太一文亦始於太一混沌鑿矣文無不在於天

得文之髙於地得文之厚於日月星辰得文之光輝發越於風雷雨露霜雪得文之鼓舞震𤈷潤澤嚴威於山岳得文之崷崒崢嶸於江河淮濟大海得文之源深流長千變萬態不主故常而卒有所歸於鬼神得文之幽於草木花實得文之微於金石得文之堅於鳥獸蟲魚得文之飛動儔匹於都邑城池屋廬冠屨衣裳車輿旂旗百爾器械得文之方圓曲直巧而且法其在人也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得文之順於升降揖遜獻酬

得文之和於賀慶福祥得文之喜於干戈兵戎得文之怒於富貴利達得文之顯於貧賤困窮幽憂無聊得文之抑於莊欽端肅得文之正是其文也而其實也道也德也忠信也孝弟也仁義禮智也耳所聽目所視手所執足所履無非文也耳目手足所及即理之所在理之所在乃文之所在也理發於外得於心成於文謂之自然聖人以自然為經經者聖人不能不為者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孔皆是也去聖人日遠孰不為文而有所謂

自然之重者人之重之也莫知其所由巳之見重於人也亦莫知其所由重之者不必在於當時尤在於後世此所以見其自然也孟荀揚韓其自然之重歟四氏之文亦有議其非者矣亦有自為矛盾者矣終不足以奪衆多之重世固有為四氏之所為以自附於四氏而人卒不與者猶宋襄公之霸有附之者有不附之者而霸卒不成不若威文得衆而後世猶以為霸也文未嘗無弊也欲去之非他也唯循中則無詭譎夸誕唯自得則

無攘奪刦取唯高明則無暗沓鄙淺唯勁挺則無柔靡蕪穢唯廣大則無碎鎖叢雜唯檢束則無濫溢瀰漫唯公平則無險怪僻執唯變通則無局趣拘牽唯有守則無遷就傅會唯不惑則無妖冶侈縱意得其正智得其圓氣得其直神得其全故能推而納諸自然

古文集成卷六十八　　宋　王霆震　編

前壬集七

原

原道

朱文公校昌黎集補注云山谷嘗曰文章必謹布置每見學者多告以原道命意曲折

又云石守道曰孔子之易春秋自聖人以來未有也吏部原道原人原毀行難禹問佛骨

表諫臣論自諸子以來未有也

西山先生批云程正公曰退之晚年為文所得處甚多學本是修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因學文日求其所未至遂有所得如云軻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蹈襲前人非鑿空撰出必有所見若無所得不知言所傳者何事又曰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語言雖有病然自孟子以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者才見此人又曰孟子而後却只有原道一篇大意儘近理又曰原道云孟氏醇乎醇又曰荀揚擇不精語不詳若不是見得豈千餘年後便能斷得如此分明也又曰韓文不可漫觀晚年所見尤高朱文公曰自古罕有人說得端的惟退之原道庶幾近之或問揚子韓子優劣曰各有長處韓公見得大意已分明如原道不易得也

揚子之學似本於老氏如清淨淵默之語皆是韓公綱領正却無他近老氏底說話又曰原道中說得仁義道德極好問定名虛位之說如何曰恐未必便如此然謂如此亦無害蓋此仁也此義也固是總名此仁之道仁之德義之道義之德則道德乃摠名乃虛位也須要知他此語為老子說老氏謂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所以原道云吾之所謂道德合仁與義言之也須知此意方看得程朱二先生有取於原道者如此惟發端二語則程子嘗曰仁是性愛是情豈可專以愛為仁退之言博愛之謂仁非也仁者固博愛然便以愛為仁則不可而朱子亦曰韓愈云云是指情為性又曰仁義皆當以體言若曰博愛曰行而宜之則皆用矣又曰以博愛為仁則未博愛之前將非仁乎問由是而之焉之謂道曰此是說行底

非是說道體問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曰此是說行道而有得於身者非是說自然得之於天者也學者即二先生之說而參玩之則此篇大指瞭然於胸中矣

詩眼云山谷每言文章必謹布置布置必得正體如官府甲第廳堂房室各有定處不可亂也韓文公原道與書之堯典蓋如此其他皆謂之變體可也譬如山林園圃各有首尾前後至於以正為變以變為正以首為尾以尾為首臨時變化妙用無方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出於精微奪乎天造是又難以形器求矣然要以正體為本自然法度行乎其間譬如用兵奇正相生若初不知正而徑出於奇則紛然無復紀綱終於敗亂而已矣原道仁義立意而道德從之故老子捨仁義則非所謂道德也其言仁義也豈不既大矣乎乃叙異端之汨正道又歷

叙古之聖人不得不用仁義以治天下也如此佛老捨仁義則不足以治天下如彼反覆皆數疊既而復結之以治天下中庸之道言堯舜禹湯文武相傳之仁義非吾胷臆之論也終之以人其人火其書必以是禁止而後可以行仁義於是乎成篇

迂齋批詞嚴義正攻擊佛老有開闔縱横文字如引繩貫珠

全篇依東萊批注　全篇增迂齋批點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散起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總結故道有君子有小人而德有凶有吉樓曰見得是虛位老

子之小仁義非毁之也其見者小也老子病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為仁孑孑為義其小之也則宜呂曰綱目一篇之意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史本傳老子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周道衰孔子没異端之行有所自火于秦史始皇紀李斯請史官非秦記悉燒之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黄老于漢曹參傳聞膠西有蓋

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蓋公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又儒林傳孝景不任儒竇太后又好黃老術○汲黯傳黯學黃老言治官民好清靜佛于晉宋齊梁魏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于楊則入于墨孟子序異端並起若楊朱墨翟放蕩之言不入于墨則入于老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此處說人從異端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爲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

呂曰從異端之病原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家語觀周篇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將往矣問禮於老聃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呂曰接有力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為民者四左成元年古者有四民士商農工今之為民者六呂曰併佛老而為六也樓曰古今並說○添了佛老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呂曰用得

(新。警策)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樓曰說古)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呂曰一句生文)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為之君為之師(呂曰眼目。聖人治天下有條理)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為之衣飢然後為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為之宮室為之工以贍其器用為之賈以通其有無為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為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為之禮以次其先後為之樂以宣其湮鬱為之政以率其怠勌(呂曰與倦同疲也懈也。莊子學道不勌)為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

也呂曰轉文好為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呂曰轉文好為之城郭兵甲以守之害至而為之備患生而為之防樓曰看他連下十四个為字今其言曰樓曰再說佛老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樓曰此佛老之說呂曰反覆論。莊胠篋篇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為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為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為之符璽而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為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故絕聖棄智大盜乃止擿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鄙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樓曰再起

人之類滅久矣呂曰一段之相應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絲麻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為君臣不能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為臣民不出粟米絲麻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呂曰說佛老不可行之意今其法曰樓曰亦佛老之說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呂曰又說佛老所以不可行之意嗚呼其亦幸而

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呂曰健而有力意外意○關鍵）帝之與王其號名雖殊其所以為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其事雖殊其所以為智一也今其言曰（樓曰又是佛老之說）曷不為太古之無事（樓曰攻擊佛老）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為葛之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曷不為飲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

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大學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為也今也樓曰說佛老欲治其心而外國家天下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左僖二十七年春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穀梁文九年楚子使萩來聘楚無大夫其曰萩何也以其來我褒之也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八佾詩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閟宫呂曰引證有力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

教之上（樓曰應在後）幾何其不胥而為夷也（呂曰收歸）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呂曰反覆應前面說樓曰與前面許多說話相應此是作文法）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其為道易明而其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為己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

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呂曰關鍵鎖盡一篇之意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呂曰流暢○承上幾句有力一篇精神在此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為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其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

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樓曰又言所以去異端之術）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呂曰言語下得好。主意又見於此）

原性（昌黎　一作性原）

斆齋批（此篇論性之品有三孟荀揚之說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

全篇斆齋批點

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雙關說起）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為性者五（下明性情之異）情之品有三而其

所以為情者七曰（一無曰字）何也（問）曰（答）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其所以為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上焉者之於五也主於一而行於四中焉者之於五也一（一無一字）不少有焉則少反（一作及）焉其於四也混下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悖於四性之於情視其品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為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其（一作於）中

中焉者之於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於七也亡與甚直情而行者也情之於性視其品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引三說證）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見本篇）揚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闕）夫始善而進惡歟始惡而進善歟始也混而今也善惡歟（辨難）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叔魚之生也（引性惡三事辨）其母視之知其必以賄死（國語晉語叔魚生其母視之曰是虎目而豕喙鳶肩而牛腹谿壑可盈是不可饜也必以賄死遂不視）楊食

我之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知必滅其宗食音嗣左昭二十八年夏晉殺祁盈及楊食我遂滅祁氏羊舌氏初叔向娶申公巫臣氏生伯石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曰長叔姒生男姑視之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注楊叔向邑食我叔向子伯石也越椒之生也子文以為大一無大字戚知若敖氏之鬼不食也左宣四年楚左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子良不可子文以為大戚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無及於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人之性果善乎辨性善說后稷之生也其母無災其始匍匐也則岐岐然嶷嶷然詩生民篇誕實匍匐克岐克嶷注云云

文王之在母也母不憂既生也傅不勤既學也師不煩國語晉語文王在母不憂在傅弗勤處師弗煩人之性果惡乎堯之朱舜之均文王之管蔡辨善惡混說習非不善也而卒為姦史本紀瞽叟之舜鯀之禹習非不惡也而卒為聖人一無人字史本紀人之性善惡果混乎故曰三子之言性也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責三子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曰然則性之上下者終不可移乎辨問曰應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學一作教而下者可制也發明其學力

品則孔子謂不移也曰今之言性一作情字者異於此何也曰今之言者雜佛老而言也責後世雜佛老而言者奚言而不異

原人 昌黎

斅齋批此篇論人者夷狄禽獸之主聖人一視而同仁

東萊批增入

形於上者謂之天鼎足立說形於下者謂之地命於其兩間者謂之人極好形於上日月星辰皆天也形於下草木山

川皆地也命於其兩間辨析三說夷狄禽獸皆人也曰然則
辨論吾謂禽獸曰人可乎曰非也指山而問焉曰山乎曰
山可也山有草木禽獸皆舉之矣指山之一草而問焉
曰山乎曰山則不可故天道亂而日月星辰不得其行
反說地道亂而草木山川不得其平人道亂而夷狄禽獸
不得其情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正說地者草木山川之
主也人者夷狄禽獸之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其爲主之
道矣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呂曰結得極好

原毀 昌黎

敩齋批此篇論古之君子責己重以周後世怠者不能修忌者畏人修

迂齋批曲盡人情

古之君子其責己也重以周敩齋曰立二說起其待人也輕以約重以周故不怠敩齋曰應上迂齋曰繳上兩句輕以約故人樂為善聞古之人有舜者敩齋曰引舜證其為人也仁義人也孟離婁下求其所以為舜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聞古

之人有周公者敩齋曰引其爲人也多才與藝人也書金
滕求其所以爲周公者周公證責於巳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
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
周公者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世
無及焉迂齋曰便含重以周意了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
之病也是不亦責於巳者重以周乎其於人也敩齋曰證下句
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爲良人矣能善是是足爲藝人
矣取其一不責一作取其二即其新不究其舊恐恐然惟

懼其人之不得為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藝易能也其於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是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今之君子（敫齋曰則不然趙貶後世本無此三字）其責人也詳（迂齋曰詳者輕約之反）其待已也廉（迂齋曰廉者周重之反）詳故人難於為善廉故自取也少已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已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心未少有得而止矣是不亦待於已者已廉乎其於人也曰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

其用不足稱也舉其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恐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也是不亦責於人者已詳乎夫是之一無之字謂不以衆人待其身敬齋曰繳上意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尊已也雖然為是者有本有原怠與忌之謂也迂齋曰怠與忌雖不同只是一般病原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吾嘗試之矣嘗試語於衆曰某良士某良士敬齋曰正説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疎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彊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

色矣又嘗語於衆曰其非良士其非良士（敩齋曰反說）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疎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彊者必說於言懦者必說於色矣是故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毁來嗚呼士之處此世（敩齋曰發明本意）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矣將有仕（一作化）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也

古文集成卷六十八

古文集成卷六十九　　宋　王霆震　編

前壬集八

原

原化　皮日休

斆齋批　原者所自始也此篇推原聖化之所自出而闢佛教之亂中國引孟子距楊墨韓公闢佛老二事證

或曰　設問起　聖人之化出於三皇　推原聖化　成於五帝定於周

孔其質也道德仁義其文也詩書禮樂此萬代王者未有易是而能理者也至于東漢西域之教始流中夏佛教興其民也舉族生敬盡財施濟子去其父佛教之興夫亡其妻蚩蚩嚚嚚慕其風蹈其梱者若百川蕩滉不可止者何哉所謂聖人之化者不曰化民乎今知化者唯西域氏而已矣西域氏即佛也後漢顯宗迎佛骨於西域國此佛入中國之始有言聖人之化者則比户以為嗤豈聖人之化不及於西域氏邪何其戾也辯如是曰天未厭亂不世世生聖人其道也存

乎言其敎也順乎道彼廢其言悖其敎者即戾矣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引孟子證故有周孔必有楊墨要在有孟子而已矣今西域之敎岳其基而溟其源亂於楊墨也甚矣如是為士則孰有孟子哉千世而後獨有一昌黎先生引韓公證露臂瞋視詬於千百人內其言雖行其道不勝苟軒裳之士世世有昌黎先生則吾以為孟子矣譬天下之民皆桀民也苟有一堯民處之說透病源一堯民之善豈能化天下桀民之惡哉則有心於

道者乃堯民矣嗚呼今之士率邪以禦衆握亂以治天下其賢尚爾責當世求不肖者反化之不曰難哉不曰難哉

原過 王安石

全篇依斆齋批點

天有過乎有之陵歷鬬蝕是也取天地設喻起地有過乎有之崩弛竭塞是也天地舉有過卒不累覆且載者何救前二說○問善復常也答人介乎天地之間則固不能無過言人有過

卒不害聖且賢者何復救前說○問亦善復常也答故太甲思庸引證太甲上孔子曰勿憚改過學而揚雄貴遷善學行篇皆是術也予之朋有過而能悔謂過而能改悔而能改人則曰是向之從事云爾今從事與向之從事弗類非其性也飾表以疑世也夫豈知言哉天播五行於萬靈人固備而有之推尊人性有而不思則失思而不行則廢一日咎前之非沛然思而行之是失而復得廢而復舉也顧曰非其性反說人上是率天下而戕性也且如設言人有財見篡於盜

已而得之曰非夫人之財向篡於盜矣可歟不可也財之在已固不若性之為已有也財失復得曰非其財且不可性失復得曰非其性可乎說透本原

法原 淇水

迂齋批以警策語易陳言以傑特句發新意所謂化臭腐為神奇者

法者何也聖人所以齊天下之動至公大定之制也其原出於道德禮義而其用散於號令賞罰凡有天下之君未嘗有無法而久者也旹世嘗有無法之君矣奈何

乎人之多欲而趨闕　市人之多欲而無法以闕而奪其資智者有臂者攘有足者闕給愚者而兼其聲色耳目之奉紛紛籍籍其去禽獸者間不容一毫故聖人為之法使天下强弱小大貴賤遠近莫敢不一於法焉由法者安不由法者危由法者得其所欲而生不由法者失其所欲而死如是故法立法立而天下之心定天下之心定而治道畢矣法為貴君位次之孟子學法壞則民亡民亡則君如之何其尊且安

也故人主尊法懼法之不立也故以身先之懼天下之慢法而法壞也故一舉事而不敢忘法賞罰以法號令以法取予以法廢置以法殺生以法動靜以法視法如神物而不敢侮如天墜地設不敢輒破壞改易也不以一事小害而損法不以一時苟利而增法使天下無有不由法而自為者故智者不得越法而謀辯者不得越法而議士不得背法而有名臣不得背法而有功我喜可抑我忿可窒而法不可離骨肉可刑親愛可滅而法

不可屈也故雖成王之叔不得流言而亂政大綱不過是行法不私於貴近意思只是無人如此高祖之父不得屈君臣之儀文帝元帝之子不得越王門絕馳道光武之姊不得保臧獲姦使吏民無人如此形容愛若孝王句法與上文又別要一緊字移在上嬖若韓鄧功若陳湯馮奉世義若郭解不免於有司之議而天下不敢私恐其開亂法之原而後爭以為比也故明王之法左者不為右右者不為左上不奪下職下不侵上事為廷尉者不以才有餘而道禮樂尤好為太常者不以官優

寡事而言刑法尤好用字不可移易士者不為工商賈人不為士也今夫大匠之起巨室彈畫一定木之曲直小大長短必皆就吾繩墨規矩焉其差參不齊齟齬不合則斤削燎括而已矣若毀吾彈畫而從木之情則工勞而事拙紛擾而不可理矣故聖王立法賢王守法立法者使法必出於道德禮義而後布之天下以為法守法者使賞罰號令必出於法而後以為賞罰號令法不出於道德禮義者闕

法非法者未久而還賞罰號

令不出於法〔闕〕非政者法壞而天下不從故法一則威法二則疑法固則君尊法摇則君削法行則要而治多法不行則煩漫而無功今夫一人之寡居深戶之中傅盈尺之紙而風驅霆行〔好〕殺生廢置人於千里之外提癯夫羸老僅勝衣冠之人付之寸印〔好〕而坐諸帷幄進退萬夫若羊豕然童子據奥室羣湖海之珍怪〔大字交錯處作〕處女嬰珠玉而立乎衢塗烏獲戾目而不敢動以法在也故天下視法如藩籬守法如疆

界彊者以摯縮弱者以安全至哉法乎人君之銜天下用字工所恃而生也闇王則不然不能以法制勝私欲不知已亦待法而後安即是趙奢之説故從欲而慢法其意若曰法者我之可自出也何有於法哉暱乎所愛則無勞而封爵有罪而不誅或利害僅如毛芥而輒變大法名分不立百職相侵日革月易人不知所循下皆知法之易撓而可踰也則險庯譎詭者舞其私意以動法倖諛便僻者倚上之恩以貨法悍暴傑健者奮其亂力以干法

如是故法亡法亡而民亡民亡而國亡矣如藩籬然臧獲者超履穿穴而主人弗禁安能使盜之不窺而保其室中之所有也如封界障隧然其羊童牛牧已嘗有踐之徑之之迹矣董安于有此意安能制衆人之不來而全其果蔬稼穡也或曰法之説無乃膠固滯事而失於圓通徇物之道歟曰不然法者天下之公也千世之守也大道也通者人臣之私也一時之偷便也短術也法同而治異者吏不能舉法也吏之罪也法不可輕立亦不可屢

變也立法之主必若禹湯文武漢祖唐宗者也議法之臣必若臯陶伊尹周召蕭張房杜者也晁錯且尚弗克況庸人乎臣切觀今之世朝廷或弛祖宗之法羣下或慢朝廷之法大臣或率胷臆而輕法庸士或作衆辯而侮法為牧伯者或擊斷於法外以為能臣恐綱紀制度緣是而亡故作法原、

勢原 李清臣

迂齋批能道他人說不出底意思文字傷於刻削太深些子

君之所以安危國之所以存亡治亂令之所以行不行勢也不善知勢不能為創業之君不知勢之可畏而失其所以審度將順不可以為持成之君經世之臣故善用國者勢而已矣理勢循則行忤則變動則險止則平輕能重緩能速故物有至小而力不可勝既事有至易而功不可勝原發如毫芒針端而巨若丘阜本在拱把而遠際窮髮者勢也如戶之運也如車之馳也如弓之圓也如矢之激也如衡以一權而舉數倍之重也水之

注於畢澤也原火之燎於風中也兵之奮寡而走衆也人之乘高而制下也勢也豈惟萬物為然今夫一人而勝天下之大制天下之衆兼聽天下之廣沛焉有餘非勢而何如也故明者用勢闇者用於勢明者提至要之處持其關紐制其樞機動静在我開闔在我弛張在我一教一令一賞一罰必輔之以形勢故教之而行者易令之而從者速賞一而千萬人勸罰一而千萬人懼仁少而悅者多義近而服者遠無他理勢為之也教令賞

罰仁義而無形勢之輔必且人人而治之矣人人而治之教之行也必艱令之出也必煩天下之善有餘而賞不足天下之惡有餘而罰不足天下之民無窮而仁義不足無他理勢不先也夫千世之君可僂指而數之矣或善或惡或仁或義其間差不能銖寸而功名輒相倍蓰禍福輒相百萬者無他形勢之異使然也成湯祝獸綱而歸者三十六國文王葬枯骨而天下三分有其二千世之君德有大於此者矣而湯文用此收天下之助

其從民情而集天下之勢也方形勢之在桀紂夏臺之囚羑里之獄如拘匹夫及善惡之暴也形勢之變而遷也如林之師而莫敢射車中之木主無人道得出故天下之勢安則闕則安難當其安也垂紳端委闕拱於堂奥戸牖之内闕上尊明如天日闇隱如闕霆煦煦如雨露肅肅如闕而天下莫不趨走鞭笞海外之蠻夷若制童妾雖有劉項之魁雄曹馬之姦桀必且老死民籍至不敢唱及乎昏孺爲之也席

先王之位傳先王之民朝有遺老故舊事有綱目軌度
先王之澤未涸天下之勢未運自視其安也以為無有
危事也任一喜怒從一嗜慾矣而患未切已也以為可
為而無傷也習知天下之尊服已也以為人終莫敢慼
路馬之芻觸圄兔之毛也蹶頓闢紐嬉弄機樞動靜不
以時開闔不以法張弛不以節淫樂在宮中而怨毒滿
天下略易在一朝而禍患遺千日民心之他屬也君柄
之旁落也勢之翻然而離也雖欲安之不可能也竊譬

之山之高厚也萬夫不能墮壞也朽壞生乎中崩石震乎上及其傾也人力不能枝拄而維持也非天事也勢也故前聖創業起今之利變昔之害所以治天下之具甚備憂天下之慮甚深綴民心而久天下之勢堅完固密為不可拔及其久未嘗無罅缺蠧漏也然而其剝也亦有漸矣在後時節其勢而繕之耳汰則約之危則平之擾則静之微則養之弱則扶之急則縱之緩則持之塞則導之使萬事之理百物之節皆不至於窮極而大

變則勢久而長無危亡之形矣故勢之在我也我蓄積之固執之審則發弗便則居故勢為我使而天下莫能逆也若一失其要則横肆奔悍於外不可復之雖有天下一旦驅擠排壓而仆矣臣故曰如戸之運也如車之馳也如弓之圓也如矢之激也如一權而舉數倍之重也如水之注於卑澤也如原火之燎於風中也如兵之奮寡而走衆也如人之乗髙而制下也其動不可不謹也人主知勢則處治如將亂處存如將亡處安如將危

而亂與危亡亦且不至臣故作勢原

古文集成卷六十九